

许崇清教育論文集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许宗清教育論文集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1年



許 常 晴

目 录

- (18) (民八年一二六一) 会并已诵述
- (18) (民四年五二六一) 哈拂斯恩育述譯
- (10) (民十一年六二六一) 案草特氏育述
- (101) (民一年〇三六一) 嘉慶个正苗蟲姑殊學林序言 (1)
- (181) (民八年〇三六一) ?公基最學詩育述
自述：关于我的学术思想 (3)
- (186) (民四年三六一) 朱贝意查审本蓬古謹登華
國民教育析义（一九一七年四月） (8)
- (183) (民四年三六一) 第五《學詩育述》審稿
批判蔡子民在信仰自由会之演说并发表吾对于孔教问
题之意見（一九一七年四月） (15)
- (80) 再批判蔡子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
蔡先生（一九一七年九月） (26)
- (81) 哲学新义（一九一七年九月） (31)
- 美之普遍性与静观性
- 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说者之二大謬誤（一九二〇年） (35)
- (82) 我之唯物史观（一九二〇年三月） (37)
- (105) 今后思想家当取的针路（一九二〇年四月） (40)
- 欧美大学之今昔与中国大学之将来（一九二〇年
五月） (51)
- (111) 学论第五届教育联合会改革师范教育诸案（一九二〇年
八月） (60)
- (123) 学校之社会化与社会之道德化（一九二〇年十月） (71)
- (126) 产业革命与新教育（一九二一年七月） (77)

教师与社会 (一九二一年八月)	(81)
新教育思潮批判 (一九二五年四月)	(84)
教育方针草案 (一九二六年十月)	(94)
农村学校改造的五个要则 (一九三〇年一月)	(101)
教育哲学是甚么? (一九三〇年八月)	(121)
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 (一九三四年)	(126)
姜琦著《教育哲学》正谬 (一九三四年)	(132)
《姜著<教育哲学>正谬》答辩底再正谬 (一九三四年)	(162)
"学术中国化"与唯物辩证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181)
民族自由与文化建设 (一九四〇年三月)	(188)
所谓 "社会底教育作用"	
其实是人类底社会的实践活动底自己发展自己学习 (一九四一年)	(192)
中国当前的科学思想 (一九四一年九月)	(201)
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真的无法开展科学运动么? (一九四一年十月)	(205)
学园新辟告年青朋友们 (一九四二年三月)	(211)
杜威社会改造思想批判 (一九四二年四月)	(214)
自由底涵义与文化底自由 (一九四六年一月)	(226)
现代各派教育哲学或哲学的教育学 (一九四六年二月)	(232)

人底本质与教育（一九四六年九月）	(245)
人类底实践与教育底由来（一九四八年九月）	(250)
科学与道德在教育上底纠葛（一九四九年十月）	(271)
迎接新中国教育工作者底新方向（一九四九年十月）	(295)
实践与教育（一九五〇年八月）	(298)
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一九五七年四月）	(316)

附录：译 文

《苏俄之教育》序言 Scott Nearing 原著（一九二六年）	(342)
于哲学改造底几个历史的要素 ——节译杜威著《哲学底改造》第二章（一九三〇年二月）	(350)
许崇清教育思想简介	黄凤津 (364)

。而薄暮日升五令至人逐将景玄，用卦爻数丁
大山中斗出水两曾前道輶。斗对告的学大山中景志同者崇者
苦耶。育慈心燕，中者。微故而健始勤。患代时内立，学
十而同此。精贡丁出卦林人养部沃，聚贡的学核，半畜
咏册者氏笑。不早聘的景玄，斗对学大山中丑直一卦。中孚逐
丁出许崇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天出版这本文集，是为
了纪念他，也是为了研究他的学术遗产。

他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的教育家，学术思想很早就倾向马克思
主义，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家之一。一九一
九年他便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来建立教育学的新体系。一
九二〇年从日本回国后，他曾与我国最早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合
作进行教育方面的改革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
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推进了广东的教育革命运动。他发起的
收回教会学校管理权的斗争，影响及全国。一九二三年，他在广
州市教师夏期讲习会上所作的讲演《德谟克拉西与教育》，提出
了民主教育的思想。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他在国共合作举办
的一些讲习班上讲述革命道理，他所作的《革命与教育》的报
告，以及随后发表的《教育革命与革命教育》一文，较早地提出
了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任务。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陈济棠在广东提倡读经，强制
各级学校讲授孝经，鼓吹封建道德。当时，许崇清同志拍案而
起，反对读经，他的《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在华南文化
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抗日战争期间，许崇清同志在粤北山区的艰苦环境里从事文化
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依靠进步力量，主编了《新建设》、
《教育新时代》、《学园》等刊物，宣传抗日、民主思想，介绍马克思
主义，对华南地区的抗战工作和进步文化运动起

了很好的作用，这是许多人至今还记忆犹新的。

许崇清同志是中山大学的老校长，解放前曾两次出长中山大学，在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的动荡局势中，热心教育，艰苦奋斗，对学校的发展，对培养人材作出了贡献。解放后的十多年中，他一直任中山大学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努力钻研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中山大学乃至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许崇清同志专长哲学和教育学，具有渊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在一九一七年最早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介绍到中国来。他对新康德主义、赫尔巴特和克里克的教育学说钻研颇深。从一九一九年开始，他就着手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批判杜威哲学。在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和教育学的过程中，他在教育哲学方面提出了一些独创的见解。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把教育看成一种社会实践，这个观点集中反映在一九四八年所写的《人类底实践与教育底由来》以及一九五〇年发表的《实践与教育》两篇论文中。他在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方针和任务、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教师的修养与教育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一九五七年他写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一文，可以说是我国教育学领域的一篇重要著作，文中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深刻的观点。他的一系列著作是我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成果。

任何人的学术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对许崇清同志的论著，我们也应当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评价。

今天，怀念许老，我们要学习他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精神，学习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我们更要认真研究他的学术遗产，从中汲取精华，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教育科学的发展。

关于我的学术思想

我自小(十七岁，一九〇五年)出国，留学日本，那时正是它的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时期。在那里，我从中学到大学而研究院。一九一一年曾由日本回国参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又跑了去继续读书，一九二〇年才回国。本来蔡元培先生邀我到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孙中山先生说服了我，我便回广东从事教育工作，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

我在大学时，是由哲学而社会学，最后才走上教育学这条路来的。我搞哲学时，搞的是新康德哲学；我搞社会学时，搞的是孔德社会学；我搞教育学时，搞的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总之，那一学科的主讲教授是那一学派的，我跟着也搞那一学派的东西。我走的门路越多，那些学派的对立和矛盾，纷纭错杂在我的脑海里就越加使得我无从收拾。于是，我想独自创立一个新体系。我几乎走遍了唯心论各种形态的哲学的歧路，结局是摸上了唯物论的最高发展形态——辩证唯物论的道路。从那时起(一九一九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一个新体系就成了我的理想。

在一个长时期内，我虽然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但仍然受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本来，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各种形态的差别，和唯心论的各种形态相互间的差别不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般关系，不在于它们的差别上，而在于它们的根本对立上。唯心论的各种形态的差别则不过是这个对立的一方的从属的种别而已。在世界观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

从原则上说，就是贯穿在人类史中的阶级对阶级的对立的反映。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是社会的色盲，而我当时仍然是这样的色盲。我曾把辩证唯物论只当作哲学各种学派中的一个学派，只不过是在逻辑的领域内来玩味它的分析的精到和组织的严密。后来才知道它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在它的一切结论和论点中都贯彻着战斗的共产主义的党性。

起初，我是把教育与革命割裂开来的，没有了解到革命的斗争、革命的实践对于人的教育、人的改造的重大意义。资产阶级教育学思想使我不能从真正的科学的立场来观察和研究教育现象，认识它的规律，并应用那些规律来更正确的更有效的实现教育的任务。我当时的教育观念是空想的。

由于一九二四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所掀起的蓬勃的国内革命的高潮鼓舞了我，由于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苏联教育制度的新规律的研究启发了我，我的教育观念有了转变。

在一九二五年，我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个《教育方针草案》，主张：“学校教育要与社会生活的活动和事务相联系，不但材料的内容要与社会环境相联系，并其方法与内容也要与社会生活一致。”一九二六年，我还以《教育革命与革命教育》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提出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教育任务，并提出了教育革命的问题，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一个条件，还强调了教育与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联系。那时，在我的思想上是把教育与革命结合起来了，并且在行动上也实现了某些主张，如发动了收回教会学校的外国人管理权，禁止了在学校内传教。这个运动是在当时共产党影响下的左派青年的帮助下得到胜利的。我还在左派青年的帮助下展开了工人群众的识字运动。那时，左右派之间的斗争是激烈的，我支持了左派，左派也支持了我，我怀着希望在教育事业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首先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我认为我的教育理想只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才能够实现，现在是无所作为的，于是便致力于教育理论的研究，着手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一个新体系。那时我在一九四二年的《新建设》杂志上，批判了杜威的“社会哲学”。我首先拿出了“人的本质，从它的现实性看，是社会的诸关系的总体”这个原则，用它做标准，来衡量杜威对“个人”的见解，然后指出了，杜威未尝深入到这个现实的本质的研究，就以“社会由个人合成”作为“明显的基本的事实”，而支持了“个人”的立场，并设定了一个抽象的个人，就以它为“人的本质”的所在，这是使杜威的“社会哲学”陷于无可挽救的错误的根本原因。我追溯了在商品生产社会里，个人从社会的诸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成了“社会”的对立物的意识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过程，并指出了笛卡尔从“自我”的分析而终于归结到了“神”的实体的存在，来说明了从抽象的个人出发，道德的规范的性质非另外设想一个绝对的东西做根据，就无从得到解释，于是人们终于仍不得不走到宗教去的必然的归宿。最后我就作出了结论，评定了从抽象的个人出发的杜威，他虽曾主张个人底解放，使各个成员都能尽致发挥他们的能力，但是对于个人能力的解放却始终恐怕它会“在混乱参差中”弄出错误，结局，他就除了想望着一种新的宗教出来替他消除“一切机械论的物质的观念”，并保证个人能力的解放不至于有所僭越，没有其他方法，这也是他的逻辑的必然的趋势。

以上我对杜威的社会学说的批判，只局限于纯粹的理论的逻辑范围内，而并未涉及到他的思想流派的社会的阶级的意义，因此，是不周全，不深刻的。

我在批判杜威的过程中，还曾经对着杜威《经验与教育》那本著作，做了一番“实践与教育”的研究。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

一年，我在《教育新时代》上批判杜威的所谓“社会的教育作用”和“教育成长”说时，已开始了这个尝试。一九四八年我在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出版的《教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底实践与教育底由来》的论文，一九五〇年在广州高等学校教师暑期研究会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与教育》的论文。当时，我曾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教育方面的一个发展。

我在关于实践与教育的关系的研究中，摸索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批判中的一些思想成果。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里，阐明了劳动的本质，阐明了认识中的劳动实践的作用，并阐明了作为“对象的本质”的人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了人的主观与客观世界的对立是以劳动、实践为媒介的辩证法的对立。马克思在人的劳动、实践中抓到了人的本质。所谓实践就是变化对象。当其变化对象时，而主体亦交互的与其对象同起变化。主体的变化一切皆本于主体所加于其对象——客体——的变化。人就是他自己劳动、实践的活动的成果。这就是马克思所阐明的“对象的本质”的人的意义。《费尔巴哈论》中所写着的人的本质，其所以“不是内在于各个个人里面的抽象体”，而“是社会的诸关系的总体”，也就是因为人是“对象的本质”，人的活动是实践的“对象的活动”。人的“变革的实践”即由此而来。

我得到了这些成果，于是就拿来指导我的研究，并作成了一个关于“实践与教育”的关系的粗糙的结论，断定：“教育活动既然是促进人底发展底实践活动。教育活动本来就应该以人底本质、人底实践底认识为前提，而教育活动自身则应该意识地做为人底本质、人底实践底发展底契机而施展开来。而人底实践底发展则完成在理论与实践底辩证的过程上。教育活动就应该是促进理论与实践底辩证的统一底运动。教育过程就应该是理论与实践

底统一底辩证的统一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底教育底效果，不但具有普遍性底价值，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性。由于这样的教育，人才能得到真正圆满的发展”。
另 四

到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我感到这些研究不至陷于徒学而欣喜。

(草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九年许锡挥整理。)

果效漁育漁耕漁中野長个矣。野長漁一漁而漁漁一漁漁
漁而漁玄由。卦矣漁而漁宣官具且而。卦而漁卦漁普官具卦不
國民教育析義
至不漁而漁些玄陰應變。《周易》而漁主手丁口學。來司陰
喜漁而漁卦不

正名辨义，研学之始，肇事之基也。国民教育译名也，意义纷纭，因时变易，考其沿革，辨其异同，除去偏隘，明定正训，俾学览者知所循守，为政者得其津涉，此析义所为作也。

国民教育意义不一，类聚之，分为二部：其一、制度上之意义。其二、内容上之意义。

制度上之意义有五：

一、谓国家所敷设之教育制度，与宗教教育制度相对峙者也。此二制度之对峙，我国所无，但存于欧洲。当中古时代，罗马加特力教会权势方盛，举欧洲之宗教、学术、教育乃至一切法度，皆受其制御。法王君临其上，规模恢广，宛然大国，故其教育制度亦井然立具。凡附设于教会之高等、中等、初等各学校固不待言。即非直隶于教会者，未经法王俞允，不得擅自设立。迨及近世，宗教改革之声昌于德，新教思想瀰漫全欧，咸谓国君既受神命而治国牧民，则一国之教育制度亦当由国君裁定，而教育全权当归国有。于是民育与教会分离，国家教育制度因以成立。至十九世纪晚叶而大备，国民教育之名于是肇生。举一切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凡国家之所经营，以教育其国民，而与教会无涉者，皆得以国民教育之名概括之。

二、亦名通俗教育，施诸一般人民，所以启发其国民意识者也。凡国立、公立、私立一切学校学会，协于此义以设施之教育，皆谓之国民教育。其他如军队教育，德国亦谓之国民教育，所以教国民捍卫国家者也。

上文三章特指国家所经营之普通教育而言。专门教育所以教授专门学术，与普通教育所以授国民以一般常识者相异，故专门教育不得与普通教育同属于国民教育范围之内。普通教育既为授国民以一般常识之教育，而与专门教育有别，则凡专门学校以外如小学校、国民学校、中学校等，以教授一般普通知识为目的者，皆谓之国民教育。

四、独指义务教育而言，其义愈狭矣。为国民者必有所当具之品格，斯育成此品格之教育，即其所当受之教育。既为所当受之教育，国家又从而督率之，以国权命之而使受之，于是义务生焉，故曰义务教育也。协于此义之国民教育，非但谓小学教育也，包括实业、补习教育而言者亦有之。

五、谓国家直接经营之教育，以与公私立之学校教育分别而言者也。公私立学校之所以设立，其目的亦不外乎造就国之良民，乃不得同称为国民教育者，以其组织方针不必全然遵据国家定制，有自由选择之余裕也。如于英国，凡直隶于国家或受国库或自治团体之补助者，皆称之为国民教育。其余亦于国家监督之列，如剑桥、牛津两大学及伊东等诸中学，则与国立诸学校异其体制者也。

内容上之意义有四：

- 一、对于世界主义而言者也。所谓世界主义者，有宗教上之世界主义，有道德上之世界主义，有政治上或经济上之世界主义。其立足地虽不同，要皆理论上、思想上夸诞之词耳。自实际上言之，今日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之世，国家者社会生活之本也，欲求生活之自由，当以固国本为先务，不先固国本而惟世界人类之福利是求，是直以膳羞自居，甘受他人咀嚼者也。况乃世界文明造端乎国之教化，世界文明之进步，本原乎国家教化之发达，则自平和的文化一方面观之，亦当先国家而后世界也明矣。国家

主义之教育，其国民教育之本与。国民教育也者，所以策国民之一致，谋国家之统一，内以巩固国本，以发扬以供献于人文之进化者也。

二、对于个人主义而言。个人之于社会有不可须臾离之关系，个人之生存发达，其凭藉于社会者至大。而个人之生存价值，咸视其所效力于社会者若何而定。然则个人主义之重个人而轻社会者，实未尝究洞个人之义蕴者也。故教育所当定之目的，不在个人知德之完成，而在社会的自我之发达。其他如所谓超人主义者，实与现代民主的大势相背驰之英雄主义、贵族主义也。即所谓尊重个人之自由，俾得各自发挥其个性之教育学说，其结果必至育成恒河沙数无理想、无节制之个性，独特怪异无所通用之奇材，是皆个人主义之纰缪。而国民教育主义之所由作，亦在救其弊而已矣。国民教育者，不以个人待个人，而以国民一分子遇之，教之以尽己事国之道，则其个性自能莹彻，而国家理想亦赖以成遂者也。

三、对于宗教的及道德的教育而言。宗教的教育，其理想归宿于超绝界。道德的教育，其极致止于兼善天下。二者皆迂远而裨益实际者鲜。苟世界未跻大同，人类犹伏处地上，则国家组织不可一日缺。况于今日立宪政体之国家，经济本位之社会，政治上所要求者，尊重国宪而能自治之国民也。经济上所要求者，具有生产力而能维持物质上之独立者也。二者殊科，要皆以现世的国家为大本，断非宗教的及道德的教育所能独力造就，于是法制的、经济的国民教育尚矣。所以补前二者之阙，志在从法制、经济两方面养成爱国之国民者也。

四、其义从概念之分析得之。如德国提于斌见(Tubingen)大学教授那依曼(Neumann)博士分析国民之概念，别为三大端：

(一)国家当以国民之利与害为最上问题，国民则当许国家以实现其意志之自由，国家与国民互相因依，犹四肢之与躯体也。

(二)国民之本质，国民之系统，成立于政治上之统一。而政治上之统一，则系乎教化上、精神上之一致。申言之，言语、道德、品性、风习，皆能和同不相背戾，然后政治上之团结乃得巩固。

(三)人种之纯一实国民精神之自然的基础。上列三端，一所以明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二与三所以明国民之本质之系统及其基础者也。是故真国民者，必同其种族，同其利害，而怀抱同一精神者也。阐明此国民意识、造就此同一精神者，是为国民教育。如是教育非独授以法制经济即能尽其事也，必先启发其对于国家社会之道德的意识，更因此意识而陶冶其国家的社会的道德的品性而后可。若是则教化的政策，社会的训练，实国民教育所不容缺者。其他如化醇血统，锻炼体格，凡所以善其身者，即所以强其种而固其品性之基础者也。于是体育尚矣。

由国民教育意义多端，既详述之矣，然则当何所取准乎？考诸学政揆之时势，制度上余谓当义务教育及与之有密切关系之补习教育、师范教育而言。内容上则指以谋政治上、经济上、教化上国民之统一，而施诸一般国民之养护、教授、训练而言，俊哲洪秀，伟彦之伦，匡其纷缪，所企望也。

附录

普鲁西亚国民学校教授要项。普国国民学校教授，足以与国民教育名义互相发明者甚多。特附录之，以供研究者之参考。自教材一端言之，普国国民学校教授，取乡土主义，注重直观。自方法一端言之，则采劳动创作主义，务使儿童乐于修业，